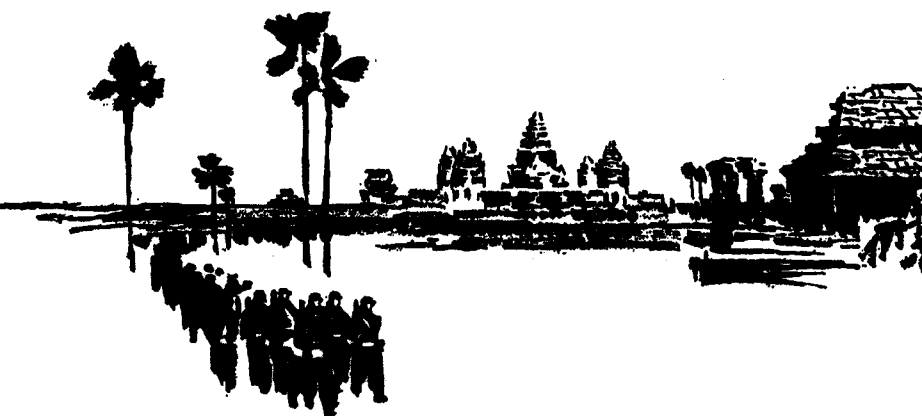




柬埔寨革命故事

马 沅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七八年·北京

柬埔寨革命故事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字数 55,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3 插页 2

1978年4月北京第1版 1978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10019·2613 定价 0.23 元

出版说明

这本《柬埔寨革命故事》，是根据柬埔寨独立后柬埔寨国内出版的几本革命故事集翻译出版的。这些革命故事的编写者们，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以极其朴素真挚的语言，歌颂了柬埔寨民族解放战争中各条战线上的英雄人物和他们所创造的丰功伟绩。这些革命故事生动地、雄辩地证明：柬埔寨人民不愧为英雄的人民，柬埔寨革命军不愧为英雄的军队，柬埔寨共产党不愧为柬埔寨人民和军队的真正的领导。在柬埔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柬埔寨人民和军队过去为亚洲及世界各国人民树立了小国打败大国、弱国打败强国的光辉范例，今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在保卫祖国的斗争中，也必将克服种种艰难险阻，取得更大的胜利。

这些革命故事都是真实的故事。原革命故事集的编者在《前言》中说：“为了悼念为祖国和人民的解放事业而牺牲的人民和战士们，为了学习他们崇高的忘我精神和英雄主义，学习他们与敌人坚决、顽强、不屈不挠地进行斗争的精神，我们特将发生在我们国土上的真实的革命故事汇编成册，分集出版。”因此，这些革命故事，也是向人民进行革命

传统教育的好教材。

中柬两党、两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一贯相互支持、相互鼓舞，是情同手足的亲密战友。这本革命故事集在我国出版，为我国广大读者提供了一个向英雄的柬埔寨人民和军队学习的好机会。因此，一定会受到我国读者的热烈欢迎。

柬埔寨共产党是在一九七七年九月二十七日正式宣布公开的。在这之前，从党成立以来的十七年里，都称作“柬埔寨革命组织”。这些革命故事都发表在这个时间之前，因此，本书里仍依照原书援用“柬埔寨革命组织”的名称，未作改动。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一九七八年二月

目 次

前言.....	1
妈妈的牺牲.....	5
达姆彭的红心.....	26
阶级仇.....	36
父亲的嘱咐.....	45
机智的放牛娃.....	54
心红志坚的凯大婶.....	58
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65
英雄女战士绍.....	70
请同志们把这个崇高的任务交给我们吧!	76
赛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80
湛叔智擒特务.....	84

前 言

柬埔寨人民是勤劳勇敢的人民。在千百年来的休养生息和保卫祖国、建设祖国的斗争中，他们表现了天才的创造力和艰苦奋斗、不怕困难的精神。柬埔寨人民是热爱和平的人民，是淳朴、谦虚的人民，和世界一切远近国家的人民，一向友好相处。但是，尽管柬埔寨人民热爱和平，具有同世界各国人民友好相处的真诚愿望，并且努力寻求和各国人民在平等、互相尊重独立主权的基础上的真正友谊，如果敌人胆敢侵犯柬埔寨的国土，无比热爱自己祖国的柬埔寨人民是不惜作出任何牺牲的，他们将最勇敢、最顽强、最坚决地保卫自己祖先遗留下来的神圣领土。

柬埔寨人民，特别是工人、农民，具有为反抗外来敌人侵略和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剥削压迫而英勇斗争的光荣传统。在过去二十四年的革命斗争中，特别是在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发动的历时五年（1970年3月18日—1975年4月17日）的侵略战争中，柬埔寨人民不分男女老少，在为把祖国和人民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奴役的枷锁下，从封建地主、资产阶级剥削压迫下解放出来的事业中，作出了数不清的无条件的牺牲。人民毫不犹豫地献出了自己的孩

子，献出了自己的丈夫，送他们参加革命，参加部队，到前线去打击敌人。为了支援革命，支援前方，支援革命战争，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叛徒集团，打碎所有的剥削制度，我们的人民还极其热情地献出自己所有的财产，节约每一口粮食。在二十四年的革命斗争时期里，我们的人民就是这样为了革命的需要，无私地献出了自己的一切。

同样，与人民，特别是与工人、贫苦农民血肉相连的柬埔寨革命军队，也表现出了可歌可泣的英雄气概。他们在柬埔寨革命组织的正确、英明领导下，为了祖国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在各个战场上英勇顽强地浴血奋战。在忍饥挨饿，缺医少药的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他们抱着革命事业必胜的坚定信念，不怕流血牺牲，不惜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这一切充分说明，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七日的伟大胜利，是我们的人民、革命军队的每一个战士，进行长期的、艰苦卓绝的、充满高度英雄主义的斗争的结果，是无数先烈牺牲的结果。

我们的人民，工人、农民和战士们所作出的巨大牺牲，所表现出来的可歌可泣的革命英雄主义事迹，真是数不胜数。因此，为了悼念为祖国和人民的解放事业而牺牲的人民和战士们，为了学习他们崇高的忘我精神和英雄主义，学习他们与敌人坚决、顽强、不屈不挠地进行斗争的精神，我们特将发生在我们国土上的真实的革命故事汇编成册，分集出版。现在出版了第一集、第二集和第三集，以后还将陆续出版新的集子。

我们号召读者们积极宣传，并提出各种宝贵意见，继续提供新的真实的革命故事，使我们的革命故事集，在内容上和形式上不断充实提高。

在此，我们预先对读者表示感谢，并希望全体读者对我们的革命故事集作出有效的贡献。

我们愉快地等待着读者们的批评意见和帮助。

《革命故事集》编辑部

1976年6月16日

妈妈的牺牲

我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我们家有四口人，我是最小的女孩，哥哥十一岁。爸爸妈妈种地，采集豆蔻，砍藤条，割灯心草编席子，借以维持生活。我家有不到一公顷贫瘠的稻田和旱地，都是爸爸妈妈用血汗换来的。从小，妈妈就常常给我们讲过去流血流汗的艰苦的日子，好象有意教育我们要有克服困难的斗争精神。从前，这里都是森林和密密的竹林，是野兽经常出没的地方。爸爸妈妈点起了火，赶走了猛兽，忍受了不服水土的痛苦，克服了恶劣的天气带来的困难，拚死拚活才在这密密的森林里开出这些荒地，种上玉米、蕃薯、木瓜等庄稼。就这样靠着爸爸妈妈辛勤的劳动，我们家总算能维持下去了。

我们家在桑姆罗特村。我们村可美了，我不知道还有哪个村能比得上它。整个村子荫蔽在郁郁葱葱的绿树丛中，屋前屋后耸立着笔直的槟榔树，高大的椰子树上挂满了椰子，茂盛的红毛丹、山竹果、小荔枝、菠萝、芒果和香蕉树上都是果实累累的。假如想吃野果，只要跑到村后稍远一点的林子里去，就能采到十几种各式各样好吃的野果子。

我们村子有骨肉兄弟般团结的传统。乡亲们都真诚地

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如果有谁捕获了野物，比如野猪，他就会毫不吝啬地拿出来，分给每一家。大家愉快和睦地生活在一起。

一天早晨，乡亲们象往常一样正在耕地，忽然看见两辆满载着大约六十名士兵的十轮大卡车，卷着尘土飞快地开过来，停在我们田头。前面那辆车上的士兵“扑通”、“扑通”跳下车来，他们手拿武器，沿着田埂站成一排，把枪口对准我们。乡亲们一下子就楞住了，不知所措地睁大了眼睛互相传递着询问的眼色，谁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只好静静地等待着事情的发展。我还以为这些人是来打猎的呢，因为爸爸常常带着哥哥拿着火枪，去放捕捉獐子和野猪的套子，可这些人象，他们没有带打猎的东西呀，那么他们到底来干什么呢？我看了爸爸妈妈一眼，他们脸上显露出担忧的神色，对这些士兵好象很不放心。不一会儿，后面那辆车上的士兵，扔下来许多铁丝网和木桩，然后七手八脚地掘土坑、埋木桩，把一卷卷的铁丝网固定在木桩上。我们的土地正面全被铁丝网挡住了。乡亲们个个皱起了眉头，谁也不知道这些士兵究竟要干什么？！他们把铁丝网架好，挂上一个木牌后，又一个个爬上了汽车，溜跑了。这些家伙从他们来，到他们走，没有和我们说一句话，他们把我们全当成了木头。他们刚一走，乡亲们就挤到木牌前，看看写的什么东西，原来木牌上写的是：“这里的土地归琼少校所有！未经允许，禁止入内。如有违反，依法严惩！”父亲看完后气得浑身发抖，要不是妈妈拦得快，他差一点用砍刀劈了这块木

牌。妈妈轻声地对爸爸说：

“先别生气，去问问乡亲们的意见再说吧！”

爸爸没有回答，他气愤地对木牌吐了一口唾沫，转身就走。人们又气又恨，纷纷地议论着。库爷爷、滨大娘和劳叔愤怒地说：

“我们大伙拚死拚活才把一片森林开垦成庄稼地，可今天，他们竟在光天化日之下，从我们手中抢去了。”

索叔大骂阿琼^①。德劳婶也不住口地骂这帮狼心狗肺的家伙。可是，谁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阿琼这个坏蛋来到桑姆罗特地区才三个月，但是他那凶残下流的坏名声已经传遍了全县每一个角落。前天，他喝得烂醉，开着汽车乱闯，在奥布河旁压死了节叔，碰坏了他的牛车。这个强盗压死了人，连瞧都不瞧一眼，就开车走了。节嫂万分悲痛地去控告他，但却一去不复返，至今下落不明。在他的眼里我们穷人的一条命还不如他家的一只狗。阿琼肆无忌惮地霸占农民的土地，用来种榴梿和红毛丹。他的土地遍布全县，斯来安东、斯来奔勒、斯来加包巴奥布、甘强等处都有他的土地。今天，他又来强占我们村的土地了。

第二天一早，大家照常上地里去。走到田边一看，大约一百多名士兵已经守在那儿了！他们不但不让我们下田，反而乒乒乓乓地朝天放了好大一会儿枪来恫吓我们。一些乡亲们吓得跑过河藏在树丛中，有的还把手跌断了，有的划破了脚，流血不止。乡亲们怀着对这邦强盗的满腔仇恨，回到

^① 柬埔寨人习惯在名字前面加上“阿”字，表示蔑视的意思。

家里。

看见乡亲们被赶得七零八落后，库爷爷、劳大伯来和爸爸商量，看看怎么办才好。库爷爷说：“如果我们甘心把土地全部给了这个混蛋，我们自己要去另外开垦也不行了。因为林主是阿琼的同伙，他最近也发布了一个法令，不让人们去砍树开荒，说什么砍树就是破坏国家的自然资源，可他自己呢，呸！却砍伐整根整根的圆木去给他的小老婆盖了好几幢房子，还勾结‘大贸易公司’的老板卡克任意砍伐我们的森林。”

大家正在议论，忽然看见阿琼的卫兵向着我们走来。他沿着楼梯走上来，咚、咚、咚，沉重的脚步几乎把我们的高脚屋要震塌了。一进门，他就叉着腰盛气凌人地说：

“少校派老子来告诉你们，如果你想种地也可以，每季一户交租一百桶^①。这还是老爷可怜你们呐，想把你们从过去的苦日子里拯救出来。行了，就是这些了，老子走了。”

有什么法子呢？我们穷人没有别的路可走。于是从那时起，我们村的乡亲们都变成了阿琼的佃户，每年都要被迫向他交纳很重的租子。人们的日子更苦了。一年每户最多只能打一百二十多桶粮食，交给阿琼一百桶，剩下的二十多桶刚够吃几个月，其余的日子就只有靠野菜、野果充饥了。一到交租的日子，大家都赶紧去交租，不管什么情况，阿琼的租子一粒也不能少。如果哪个乡亲因为生病交不

^① 一桶相当于我国2斗，约50—60斤。

起租子，阿琼就派兵来殴打他，迫害他。所以乡亲们不管生什么病，就是全家饿着肚子，也得设法四处筹借或者典卖财物，及时交租。

插秧的季节到了。一天，我们大伙正在忙碌地插秧，忽然看到一辆汽车开来停在库爷爷的田头。大家都直起身来，看见一个身穿鲜艳的蓝衣服、笔挺的白裤子、亮亮的棕色皮鞋，嘴里叼着一个大烟斗的家伙。在这个家伙的身后，跟着一个夹着皮包的年青人。当“大烟斗”凶狠地盯着他时，他就吓得浑身发抖。除了他们两个，一左一右还有两个警察跟着。在离我们很远很远的地方，“大烟斗”就站住了。一个警察过来叫我们走出水田，他说新县长来了，要给大家训话。我们从水田里上来，向他的汽车走过去，可是离他的汽车还有五、六米时，这个“大烟斗”就挥着手让我们后退，然后捂着鼻子哼哼着。一个警察明白主子的意思，连忙威吓我们说：

“别走近大人！你们浑身酸臭，别熏着大人。”

我听见爸爸愤愤地轻声对妈妈说：

“难道我们穷人就这样低贱吗？”

新县长蓬开始训话了：

“谁允许你们在这块地上种庄稼？”

库爷爷回答说：

“我们是租种琼先生的地，他一季收租一百桶呢。”

“他只管军事！我是这个县的一县之长！是管行政事务的。如果你们想种我这个县的地，就应该先得到县政府的

允许，按时给国家交租子，一句话，你们必须遵守行政法。”

劳大伯皱起眉头，问“大烟斗”说：

“什么法令啊，先生？”

“大烟斗”说话的时候，看都没有看我们一眼，可是一听见劳大伯问他问题，他就抬起眼来向劳大伯看去，不屑一顾地说：

“噢，太愚蠢了，竟然不知道什么是法令。好，告诉你们吧！天底下不管哪个国家都有法令，世上没有法令的，只有森林里的猴子。老子今天到这儿来，就是要宣布这个法令。从今后，你们每个人都得按规定交租子。”

说完了这些话，他们就钻进汽车走了。等县长一走，大伙儿再也没有心思干活了，既愤慨又伤心。库爷爷站起来，握紧拳头，大声说：

“他们这样干，就是不让我们活下去！”

“光是阿琼一伙，就把我们弄得半死不活了，今天又添上了一个‘大烟斗’，真是逼命啊！”

夜渐渐深了。天刚黑，我就躺下睡熟了。突然说话声把我从梦中惊醒，听来象是爸爸的声音。我睁开眼一看，爸爸、妈妈、库爷爷、劳大伯和一个陌生人正坐着商量什么。三更半夜也没有点灯，他们在谈论些什么呢？我竖起了耳朵听，可是我睡的地方离他们太远，什么也听不清。过了一会儿，哥哥上来了，给他们悄悄说了些什么，那个陌生人就结束了讲话，握了握大家的手，消失在夜幕里了。第二天清早，我一出门，忽然看见乡亲们手拿着砍刀、斧头、大刀、棍

棒，成群结队地来到村子中间，大声喊道，

“到县政府去！要他们还我们土地！”

只见我妈妈忙忙碌碌地跑来跑去，向申大娘、德芳婶、蓬婶、罗姆婶和林婶等人说着什么，象是动员她们参加抗议活动。一会儿，村里的男女老少一大群人都来了，大家向着县政府涌去。到了县政府门前，我看见肯爷爷、得拉叔、冰大伯和好多人早就等在那儿了。有人领头喊：

“反对赋税！”

“还我土地！”

“阿琼和阿蓬滚出来！”

霎时，愤怒的呼喊声响彻四方。我在人群中，拚命地寻找阿琼和“大烟斗”，但连他们的影子都找不到。听乡亲们说：这两个家伙事先得到消息，早就坐车到拜林去了。乡长出来向大家求饶，说他什么也不知道，他也是在人家手底下混饭吃的。这家伙吓得魂不附体，连衣服都来不及穿好，只穿了一条短裤。乡亲们找不着这两个活阎王，就愤怒地把县政府里的桌子、椅子、柜子统统砸烂，把他们的文件撕得粉碎。乡亲们还准备去砸县政府附近阿琼老婆的家，但她家锁上了门，人都跑光了。乡亲们在县政府墙上写了好多反对和声讨他们的大标语，然后才结伴回家去了。

打那以后，乡亲们编了一个小调四处流传：

桑罗人民怒冲冲，

手持武器来斗争；

小老婆吓得逃跑象老鼠，

乡长慌得只穿了条短裤；

阿琼害怕把命丧，

爬上蓬的汽车窜他方。

不久这个小调变成了鼓舞我们桑姆罗特人民斗志的一首民歌。

一个星期过去了。一天，大约清晨四点多钟，我正在卷席子，突然看见妈妈气喘吁吁地跑进家来叫道：

“孩子他爹！敌人把村子包围了！”

话音未落，我就看见手持武器的敌人出现在村里的各个路口。一些敌人冲进乡亲们家里去了。我急忙跑下高脚屋，看见阿琼和“大烟斗”正在命令他的士兵：

“谁敢反抗，就打死谁！”

“你们好好搜查，提防他们把武器藏起来！”

“把领头的给我抓来！”

这时，一群法西斯匪徒把库爷爷和劳大伯的双手紧紧捆住，从高脚屋的楼梯上踢下来。还有另一群敌人，押着得拉叔、冰大伯、肯叔从村子西面过来。一群匪徒搜查了我家。妈妈一只手拉住我，一只手拉住哥哥，站在高脚屋下。爸爸不知到哪里去了，敌人搜来搜去，什么也没搜到。一个敌军连长向阿琼报告：

“老爷！这儿什么也没有搜到！”

阿琼回答说：

“行了！抓住这几个也不错了。”